

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第七場分場論壇逐字稿

- 一、會議時間：2021/8/14(六)14:00-17:10
- 二、會議方式：線上視訊會議
- 三、議題：國家語言應用力：本土語言／臺灣手語保存研發及跨域應用
- 四、主持人：廖元甫（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 五、與談人：丁立芬（資深手語翻譯員）
許儷齡（客家電視台主播、採訪組副組長）
蕭宇辰（臺灣各種吧有限公司執行長）
周盈成（台語工作室）
吳易蓁（夾腳拖劇團團長）
Umav Ispalakan（「每天來點布農語啊！」粉專創辦人）
- 六、司儀：施子涵
- 七、手譯員：沈建偉、聶湘怡
- 八、會議逐字稿：許鶴齡

施子涵司儀

各位關心國家語言的專家學者、民眾以及政府機關代表您好，歡迎參加 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第七場分場論壇。在論壇正式開始之前，首先介紹與會貴賓。今天參加的部會代表有：文化部蕭宗煌政務次長、客委會邱婉清科長、教育部吳佳芬專員、立法委員湯蕙禎國會辦公室代表。也感謝多位來賓及各語言代表出席本場論壇，由於參與人數眾多，我們不一一介紹，請大家見諒。另外，感謝各部會熱情提供語言相關精美影片供大家觀賞，相關網址已放置在會議的聊天室以及 youtube 的資訊欄內提供各位參考。接著我們有請文化部蕭宗煌政務次長為我們致詞。

蕭宗煌次長

今天的主持人臺北科技大學廖元甫教授、上半場的與談人丁立芬資深手語翻譯、許儷齡客家電視台主播、蕭宇辰臺灣各種吧有限公司執行長，然後周盈成世界台台語工作者、吳易蓁夾腳拖劇團團長，還有「每天來點布農語啊！」粉專創辦人 Umav Ispalakan。還有計畫主持人師大許慧如教授、客委會、原民會、教育部等共同主辦單位，內政部、科技部等機關，台南市教育局、高雄市客委會、桃園市教育局、花蓮縣原民處等代表，還有立法委員湯蕙禎國會辦公室，以及各位關心國家語言發展議題的朋友大家好、（客語）大家好。今天是文化部辦理 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分場論壇的第七場，從 7 月 31 日到 8 月中旬總共辦理八場，討論四大議題。

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八場的論壇都採用線上的方式來辦理，我們特別邀請教育部、客委會及原民會共同主辦這次的國家語言發展會議，感謝三個部會共襄盛舉，一同參與會議的討論。

今天是第七場的論壇，前六場是針對國家語言的尊榮感、生活化、學習力、應用力等進行討論，今天這個場次再次針對國家語言的應用力討論，這是語言傳承與發展的重要環節。因為語言除了需要提升尊榮感、擴大學習資源、落實生活實用外，更應積極著手語言的復振跟活化。活化的方式需要多元、創新而且符合現代的使用需求。因此本場次邀請各位參與討論關於語言科技運用、多元應用發展，以及語言及創作行銷推廣的經驗與建議。希望大家可以凝

聚共識，大家討論未來希望改變什麼，希望政府怎麼樣來推動，讓民間跟政府能夠有溝通的平台，共同討論國家語言的傳承與發展。

我在此代表文化部，誠心感謝在座關心國家語言發展的民眾和專家學者和來參加會議的團隊，願意撥空利用假日時間共同參與這場會議，和大家分享、討論。希望今天的論壇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思考、探討，發掘未來國家語言能夠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標，提出具體且未來可以落實、施行的政策方向。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參與，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發言，提供文化部政策上的建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謝謝大家。（客語）謝謝大家。

施子涵司儀

謝謝蕭次長的致詞。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第七場分場論壇正式開始。接下來，我們有請主持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廖元甫教授為我們主持這次的論壇。

廖元甫主持人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來參加國家語言發展會議，我們現在是第七場論壇。我們議題的主題是國家語言的應用力；在子議題的方面我們會包括語言的基礎調查、研究、保存，然後書寫系統、字典、語料庫這一些，還有本土語言的翻譯、轉譯使用，還有一些應用工具的開發。這個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搜集意見，到 10 月正式大會的時候要進行討論，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在發表意見的時候，請大家比較明確提出意見，用重點條列的方式會更好，讓你的意見更容易列入會議紀錄，到時候比較容易討論。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因為大家對我可能比較不熟，是第一次參加這個領域的討論。基本上我是工程的人，不是文學領域的人。我們主要是在做語音的 AI(人工智慧)，所以是在做一些技術的開發跟應用。我有拿到第 52 屆廣播金鐘獎，是創新運用研發應用獎，這個後面我會再介紹一下。我這邊最主要跟語料有關係的就是我做了一大堆的華語的、台語的語料，這些語料都有放出來給大家使用。

我們介紹一下今天的與談人，在上半場我們會請丁立芬老師來跟我們講一下手語，丁老師是柯文哲市長的手語翻譯員，也是手語老師。她在手語領域已經貢獻四十多年了，她今天的題目是「台灣手語保存研發以及跨域應用」。第二位我們會請許儷齡主播，許儷齡主播是客家電視台的主播，大家對她最近比較熟悉的可能是疫情記者會裡面的客語口譯，客語口譯就是許儷齡主播來做的，她的主題是「本土語言的保存、研發及跨域應用」。再來我們會請「台灣吧」的執行長蕭宇辰先生來跟我們講這幾年「台灣吧」的經驗，包括一些困境。

再來到下半場，我們會請周盈成先生來講「華語國家，會使莫無？」主要就是台語拿來應用，用台語寫了一大堆新聞，做一些 podcast。再來我們請夾腳拖劇團團長吳易綦小姐來跟我們分享夾腳拖劇團在這幾年在母語、親子教育跟人權上做的一些貢獻，他們發展了很多戲劇，用很生活化的方式來講這些事情。最後我們會請 Umav Ispalakan，抱歉我可能講得不是很標準，那她是布農族的，她會來跟我們分享族語怎麼推廣，尤其她自己辦了一個「每天來點布農語啊」！這個粉專，她還有自己做一些插畫發表在 Line 上面。

今天我們非常歡迎這六位與談人來跟我們講國家語言要怎麼運用。不過在這之前，我要先打岔一下，因為我們今天的題目其中有一個是語料庫和一些應用工具的開發，在前幾場的座談中鮮少有人提到這塊，除了前一場意傳科技他們有提到他們所做的。我今天想要藉這個機會補充一下。

我非常希望既然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了，我們應該運用一些科技的力量來做事情，所以我會建議說我們來做國家語言的 AI 科技基礎建設。這中間就會有一些機會和挑戰，這邊講一下怎麼樣利用這個機會與挑戰，把一些國家語言的 AI 科技與基礎建設建立起來。等這個基礎建立起來之後，用民間、學界的力量，就會有一大堆人自動自發地來投入應用工具的研發上。

我這邊講的機會是這樣子的，大家知道最近 AI 非常熱門，那在語言 AI 其實已經非常接近人類的水準，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工具來幫助推廣國家語言，尤其是現在機器幾乎都可以聽、說、讀、寫，我稍後舉一下例子給大家看，而且聽、說、讀、寫能力已經幾乎接近人類水準了。

但是這個會有一個問題，我們要有這些 AI 語言科技的話，機器必須要經過訓練，我們必須要訓練機器如何聽、說、讀、寫。這個需要很多的語料才有辦法，大家可以想一下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像我小朋友現在 15 歲，他從出生到現在，假設我們一天聽四個小時的語言，聽了兩萬小時才能達到目前的語言能力。機器要能夠做到這件事情，基本上也是要給它這麼多的語料它才有辦法。所以我們要趁這個機會提出這個問題，怎麼樣去建立巨量的語料庫？

我這邊直接先把建議講出來，我這邊建議：我們能不能夠規劃國家語言 AI 科技的基礎建設？尤其是我們能不能搜集現有的媒體，比如說像原視、客家電視台、公視，尤其公視台語台，它們有現成的節目，所以有現成的語音、字幕，這些都可以直接先收進語料庫。甚至也有立法院，因為立法院開會必須都是公開的，都有立法院公報。像這些素材收進來建立大規模的國家語言語料庫。

假如有大規模的國家語言語料庫，台灣有很多 AI 的人才，就可以用這些材料快速發展國家語言科技。再來我舉一下我們最近做的例子給大家參考。第一個例子是 CDC(疾病管制署)記者會，那 CDC 記者會從去年疫情開始，每天陳時中(衛生福利部部長)就要上來報告，剛開始是沒有字幕的，後來我們就把它加上即時字幕。因為剛開始只有手語，後來我們就幫它加上即時字幕；那再來客家電視台也幫它加上客語口譯。

我們看一下即時字幕 run 起來會是怎麼樣，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每天下午兩點收看。(影片)，大概 run 起來就是像這個樣子。這個字幕是 AI 做的當然有一些錯，不過在記者會結束後再經過校正過後就能夠變成正式的字幕，然後放上 CDC 的官網。這個是用同樣的技術做的但是是台語的。(影片)

廖元甫主持人

(影片)我們簡短放一下，這是台語的，節目出來就直接產生字幕。另外我們有做一個東西是，這邊是一個網頁的網址，有興趣大家可以上去玩一下。這個網站是你輸入華語進來，它就會直接翻譯成台羅拼音，這邊是用數字調，然後再把台語的聲音合成出來，合出來像這樣子。(影片)那這邊是一些其他的例子。(影片)會用華語輸入是因為我不會台語，所以做一個可以用華語輸入翻譯成台語的，所以我們就做成這樣子的。(影片)另外，我們也有做一個

可以台翻華回去，所以從華語翻成台語(台羅)，再從台語(台羅)翻回華語，這樣子可以倒翻回來。

那這樣子我們就有機器可以聽、說、翻譯，我們就可以把整個兜起來變成像這樣子。(影片)這個樣子的話就能夠做成翻譯，你可以把原本是說華語的記者會把它翻成台語。這個是我去年開會的時候看到的，右邊這個人是 Google 的員工，實際上他完全是聽障，那他怎麼樣跟人家溝通，他就拿一支手機插一個指向性麥克風，他只要看到別人嘴巴有動，他就把麥克風指到跟他講話的那個方向，那手機就會直接把對方講的話秀出來，那他自己會講，這樣就可以溝通了。看一下他們實際溝通的樣子。(影片)這邊就簡短播一下，所以如影片所呈現其實他就可以自由跟人家溝通了。

再來是我們要處理挑戰這一塊。這一塊就是語言要習得，機器跟人一樣，需要大量的文字跟語料。你要教人就必須經過聽、說、讀、寫等等，你要讓機器會這些也是一樣，你必須要讓它練習聽、說、讀、寫，這個就需要很多語料。

再來講一下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些東西是怎麼做的，第一個 CDC 的即時字幕，那個其實是我們從教育電台的典藏，大概六千多個小時裡面挖出來，然後做了兩千多小時的語料，那做出來的語料大概像這樣子。(影片)會先有音檔，然後要把裡面的逐字稿打出來。打出來之後我們就有音檔跟標準答案，機器就可以學。所以 CDC 記者會就是有了這三千多小時的模型所做出來的。

剛剛台語辨認是我們找了很多老師去錄音，這個一樣也是有音檔(音檔)，然後又有人去標註說它的台文、台羅、華語怎麼寫，所以這樣子就有答案。有輸入的音檔、有標準答案，機器就可以學。這個我們大概錄了三千三百小時。最後合成的那個我們就是需要進錄音室去錄音，(音檔撥放)這個案例不是台語，目前我們正在錄的是客語。那情況一樣，我們需要音檔。然後我們需要文字檔，然後在有輸入音檔、文字，所以機器就可以學。這個學起來以後我們就可以丟文字進來，然後電腦就會幫我把它唸出來，合成是這樣子做的。

翻譯我們是用了中研院的台華語新聞語料庫，它有很多句子，以一句華語對應到一句台羅，一大堆的句子這樣才有辦法讓機器去學。我們快速地進到結論，假如我們要把 AI 拿來用，我們需要去做的是去建語料庫讓 AI 去學，現成的語料庫我可以想得到的，比較方便的是媒體的，公視、台視、公視台語台、客家電視台、原視，它們所有的節目已經有音檔和字幕檔。假設可以全部收進來用，我們就會有很多很生活化的語料，不是故意去錄進來的。

像立法院每次總質詢就要開記者會，要有逐字稿、公報，所以這個已經都有人做了。我們可不可以也把它收進來當作語料？還有一些大學的開放課程，它們已經有放出的一大堆，像交大它們有兩百多門課放在網路上，假如這個也有字幕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拿來用？另外一個會對應到我們今天的與談人這邊就是我們有很多年輕人非常有興趣在推廣母語，所以他們寫了很多部落格、做 youtube、podcast。他們的資料是不是可以收進來當作我們的語料？甚至像霹靂布袋戲看有沒有人要去跟他們聯絡一下？他們有一千多小時的節目存檔在那邊，這些都是很標準、古典的台語，是不是也能夠收進來？如果我們把這些語料全部搜集起來，等有材料以後，我們台灣有很多 AI 人才，他們就能夠把這些材料拿去做，一定可以做出能夠發展國家語言的 AI 科技。我大概簡單介紹到這邊。謝謝大家。然後再來我們就請與談人開始幫我們介紹一下，第一位我們就請丁立芬老師來幫我們講解手語這邊的。丁老師請。

丁立芬與談人

我是丁立芬，我是手語使用者，我也教手語，我也是手語翻譯員，手語是我每天會使用的語言。今天大會給我的主題叫「應用力」。不過我想我還是扣合著我們這次論壇的四個主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驗。現在在學手語、打手語、手語翻譯其實都已經逐漸生活化。在重大訊息，在媒體上也可以看到手語翻譯。像手語完整優美的語言絕對不是像以前人說的比手畫腳、雜亂無章。現在手語已經列入國家語言，我想這一切的改變和進步都讓我與有榮焉，在台灣還沒有什麼聽人學手語的時候，有一位 Doctor Wayne Smith 史文翰，他 1976 年就開始調查、研究台灣手語的語法和結構。他的博士論文是〈台灣手語的動詞變化〉，這已經是 45 年前的事了。我們一起搜集、研究、紀錄台灣手語，我們請聾人把手語用講故事的方式，講自己成長、求學的過程把它拍下來，一支一支地播放，再紀錄，研究手語的結構和文法。後來出版了《手能生橋》這兩本書，就是現在大家在畫面上看到的這個，這個封面設計大概是古時候的，現在的設計更完美。這兩本書是許多聾人及聽人一起討論，確定之後我們才把它紀錄、編寫出來。在 40 多年前台灣就有手語的課本，我想這是尊榮的體現。

還有在 1978 年汪其楣老師創辦了台北聾劇團，將手語帶進了表演藝術的殿堂。台北聾劇團的公演，我們是用手語再加上口語，聾人是主角，手語讓台上演出充滿著愛和感動，我想當初有看過演出的朋友一定還記得當時的感受。在公演之後，我們有越來越多的人想要學手語，所以我們一口氣就開了五個手語班。記得當時一下子就有 300 多個人來報名，那個時候是由聾人來當老師。在之後幾年，聾人和聽人合力成立了「手語之家」一直到現在我們推動了很多聾人文化的基礎工程，還有 2009 年聾人奧運會 Deaflympics，國際最高階的運動賽事，是由台北主辦。聽障體協的長期耕耘和努力，讓我們對台灣手語以及台灣都感到榮耀。

現在來談一談手語的研究，手語和口語一樣，它是一個獨立的語言而且它的發展完整，它有著構成的規則，它有語序和文法；它也有基本的手勢和表達的方式，它絕非雜亂無章。手語的詞彙還有文法是從聾人年幼的時候就開始發展，而且因為環境和生活習慣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手語。就像口語一樣，不同的國家就會有不同的發音還有文字。我們聾人用手語來思考、溝通、表達情感以及表達意見。我想保存聾人文化和台灣手語，這是需要努力的方向，而且社會也必須給予高度的尊重。

40 多年前我們將台灣手語以很嚴謹的態度將它保留下來，在研究過後，台灣手語的語序和結構正式地被紀錄，比如說動詞的後置，還有動詞的嵌入。比如說「我們有兩個人走過來」（台灣手語），還有同時性，比如我們會說「我認識他耶！」（台灣手語），或是「我到你家去」（台灣手語），還有肯定、否定，以及疑問詞在句尾呈現。手語具有方向性，還有分類詞的運用，可以使用形狀詞和操作詞。

我們想將口語翻譯成手語，絕對不是逐字的翻，而是意思的表達，就像翻譯是有感情、有情緒，能觸動人心的。我們舉個例子來看，比如「政府的螺絲鬆了」，絕對不是真的螺絲真的鬆了，其實它有不認真、馬馬虎虎、懶散的意思。再比如我們說「臺三線是一個熱門的觀光景點」，這個「熱門」指的不是「很熱的門」，它是指有很多人湧入這個地方。所以翻譯是將這兩種語言做最完美的詮釋，手語的研究是長期費時、費力的研究，當然需要經費的挹注，台

灣手語的復振和傳承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現在來談手語的應用領域，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視訊大量地被使用，就像我們今日以視訊作為會議的方式，其實手語視訊的轉譯服務從 2008 年就已經開始，當時我們是和 IBM 合作。透過 IBM 的研發視訊軟體以及建構的平台，提供了聾人即時的轉譯與溝通，就像投影片顯示的就是當初的服務中心。在 2009 年的時候台北市政府也接受了我們的提案，在 1999 的市民熱線設立了第一支手語視訊服務團隊，提升了服務的效能與擴展了服務的面向。接下來我們希望能夠在生活的各個領域提供手語轉譯的視訊服務，我們希望打造一個手語翻譯員就在我身邊的環境。相信這是趨勢，也是必要的，我們現在在做但需要持續，需要政府的支持。

丁立芬與談人

網路手語新聞是 2008 年和 UDN 合作的，一直到現在我們還在做，因為缺乏經費，所以有時候會商請聾人和手語翻譯員來義務地支持。（影片）像這位朋友，它將訊息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而且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非手信號」，這是在手語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影片）像這兩位小朋友，他們當初在參與這個活動的時候，他們才是北聰高三的應屆畢業生。他們兩位現在已經大學畢業了，在手語研究和聾人的領域有很好的發展。其實還有很多我們一直都在做，（影片），像這些「非手信號」，我們都把她的手語表情還有她的情緒都能够在影片中讓聾人能夠用自己的語言來接收訊息。這個客語版的「防疫大作戰」也是我們利用客語（影片）。這個是衛福部拍攝的「防疫大作戰」一系列的影片，客家電視台有把它翻成客語版，所以我們用這個客語版來拍攝手語版。這一部影片裡面就有兩種國家語言，一方面增加手語的能見度，另外一方面，聾人就可以用自己的語言來接收訊息。目前在電視台上能夠看見手語播報大概只有公共電視還有客家新聞台，有當眾的手語新聞的播報。（影片）客家電視台是我跟另一位翻譯員會輪流，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給其他的電視台補助，在新聞播報的時候能夠加上手語。

文化部當然可以推動一些手語的活動，讓媒體來關注手語。手語的推廣和保存的最好方法就是將手語生活化，大家都會打手語，我的同事會打手語，我的同學也會。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跨文化的學習讓手語融入生活當中。我記得在 72 年的時候我們毛遂自薦在公辦的記者發表會上，為所有的立法委員候選人提供手語翻譯，這是第一次全國性的選舉有出現手語翻譯。當然當年都是義務地服務，目前在重大訊息的公布上面，比如說像颱風、候選人的政見發表，還有每天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以及各縣市的疫情記者會，還有行政院、立法院以及各縣市政府的施政報告都可以看到手語翻譯。當然我們的手語翻譯員英文也可以翻、客家話也行，我想這些都是可以把手語深入人性。

最後一段就是語料庫的建置，目前我們在做手語語料的彙整，我們將語料都存放在 youtube 的網站，這些語料是搜集從早期至今台灣使用過的手語，我們用影片的方式來記錄。當然這些影片裡面包含了有手形、位置、方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非手信號」。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每個詞彙都會有一個手語句型打出來，（影片）從剛剛這位手語演示者當中可以看到這位奶奶真的很不喜歡台北，她不想要住在台北。在這整個影片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些詞彙，有分為北、中、南、它的位置的呈現、手形。目前來說我們已經紀錄了有 23 個位置的符號，手形的部分目前是有 63 個，用符號來做紀錄。因為手語並

沒有文字，那當然我們還會有像這個手語（畫面）有不知道、不懂、不了解、不明白這些意思。比較可惜的是動作和方向，這個目前我們還沒研發出來用什麼樣的符號來做紀錄，暫時還是用中文的方式來做記載。手語隨著時代的改變會有越來越多的新創詞需要聾人來研發，老手語的紀錄、動詞的研發，我想這是聾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視訊軟體的建置跟溝通工具的研發需要科技業一起來努力，我想能和我們的主持人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最後，我想要說，曾經做的還要繼續做，要做得更好，謝謝大家。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丁老師。我們整個報告完再一起討論，這樣時間可能比較好運用。我們再來請許儷齡主播來幫我們報告一下，許儷齡主播請。

許儷齡與談人

我是許儷齡，我今天要講的是客語發揮他的優美文化。分享我在電視台工作以前，我在其他電台的服務，我從我的工作歷程來結合不同的媒介方式。總和運用來說明，我平常會做的事情剛才丁小姐有說到，我們平常就在做這件事情、在我生活裡。我的工作裡面就有客家，因為對我來說我不是自小家裡都講客家話，但我在做工作的時候，我就會禁不住想到客家話。我的新聞就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就是客家。我平常去採訪的一些紀錄，所以這些就在我的生活當中，我的生活中有濃濃的客家味。我們常常去很多客家庄，所以我有機會到全台灣不同客家族群、客家庄去走訪。因為工作關係，接觸全台灣客家部落、客家庄，接觸到各式各樣的客家人，可以發現客家腔調分成：「四海大平安」五種。這五個腔調是一個基本的腔調，因為工作關係常常會遇到。我自己是講四縣腔，平常工作生活關係會接觸到不同腔調的人，所以我慢慢就會開始會聽不同的腔調，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生活的應用。

這是在 108 年國慶典禮時，我用客家代表身分在工作中把客家發揮到很多地方，這是過去沒想到的，剛才有說到，客家新聞可以讓鄉親馬上知道。我覺得客語是很大挑戰，現在發展 AI 的應用有很多的瓶頸需要克服，本土語言生活應用如何應用？就像我一開始說到，我自小並不是說客家話，我其實是住在台北的小朋友，只有在家裡簡單使用。所以很多人說客語是母語，但對我來說是外語，像是學習第二語言一樣努力學習起來的。

本土語言如何生活化，我只有工作上會用到，如何更融入生活？客家話應該變成生活各處都可以運用的，生活裡面很自然的情形。就是平常在聊天都可以使用。舉例像疫情，客家新聞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把它融入到生活裡面，我們做防疫大作戰也有錄製客語版。因為指揮中心提供的都是華語的，我們希望客家鄉親第一時間就可以接受客語的服務。所以在其他的新聞台都可以看到，我們簡短來看一段，很多資深主播、記者都來配音，相當即時的，(影片)，其中我們看到的一部分，疫情如何加入客語的部分。

另外在我們新聞裡面解讀新聞，比如在很多客家重點縣市，如何因應很重要。另外在去年，我們的客家新聞是用客語讀報，帶大家用客語來讀報。很多人說報紙我自己看就知道了，但現在有新媒體我們可以帶大家讀、作重點整理是去年首先來做的，(讀報示範影片)，好，發布這個災防。我們除了疫情這部分可以克服，我們還做了客語口譯，現在這是很值得期待。旁邊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字，平常口譯時我的筆記有很難的地方。

我有筆記直接翻為客語，但是有點困難，很多地方客語要倒裝他的文法要翻譯、跟上講話的速度、同步口譯並不容易。簡單的例子，猝死如何翻成客家話？你在客語的形容，你要說「死掉、死亡」不夠到位，你要加詞。還有很多醫學名詞，例如「阿茲海默症」等等。這些一些要翻成客語只能用直接翻譯的方式，還有很多客語新聞、國際新聞其實有很多客語過去都沒有使用，把它翻譯就有一定難度，像是「奧運選手」、「一鳴驚人」，客語要變成十幾個字，能不能跟上即時翻譯就有點困難。還有疫苗的副作用，客語並非可以直接翻譯輸出。

隨著語言的語感、腔調、文法不一樣，所以在語言基礎調查的時候就是規模很龐大的工作，所以我們在打基礎的時候，我們公司會有很厲害的老師跟我們一起討論，再來，萊克多巴胺翻成客家話怎麼說？但是如果直接翻成華語，又為甚麼要有客家新聞呢？蒐集名詞的時候是個大工程，比如颱風在客語裡面怎麼說？字詞更加熟練，希望可以更多人使用用字可以更生活化一點。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本土語言如何生活化？就是把所有做的事情翻成客家話、以客語呈現，這就是很重要的部分。我在個人平台會錄小短片，把客家的新詞、詞彙放進去加以解釋再做成小短片，讓大家對客語有不一樣的認識謝謝。

廖元甫主持人

我們謝謝許主播。那請蕭宇辰先生來跟我們講一下「台灣吧」這邊的經驗。

蕭宇辰與談人

我跟大家聊一下台灣吧在做什麼，我是台灣吧的執行長蕭宇辰。那主要分成四個部分跟大家聊一下，主要是台灣吧做了哪些事情、我們是怎麼做的、社群網站上的反饋以及我們實際在本土語言的運用上遇到了哪些困境。首先是我們做什麼的部分，那我們主要核心從去年到今年。

蕭宇辰與談人

我們從去年開始主要是打造一個給兒童的內容，我們用一個品牌叫做「小黑啤玩台灣」，希望我們台灣能夠有與巧虎、佩佩豬比肩的兒童內容的品牌。我們打從一開始就包含動畫、繪本跟桌遊，現在還包含有聲書，有四個內容同步在進修相關內容的產製。我們上半年已經完成基隆、雲林、花蓮、屏東等篇章的內容。

雖然說以文化為核心，但我們還是希望這些內容對小孩子的發展有幫助，所以還是要很明確做素養導向的故事內容，像基隆我們談的是離別，雲林我們談的是性別；花蓮我們談的是生理自主權；屏東篇我們談的是家庭關係，這是我們動畫作品的內容。

我們動畫作品有做本土語言的版本。主要跟本土語言相關有兩個部分，一部分就是動畫影片的部分，有台語跟客語，客語比較抱歉是因為有不同腔調，但是我們目前只能用使用人口最多的北四縣的腔調來進行使用。我們上半年產出各四集我們都有相對應的動畫影片的配置。有聲書的部分一樣有台、客語各四集，我們還是希望我們做的是跟各地方吻合的腔調，屏東的客語主要是南四縣，在有聲書的部分屏東篇也額外製作一集南四縣腔調；同樣地，在花蓮是以海陸腔為主，所以我們也有製作一個海陸腔的版本；雲林西螺是詔安腔的重鎮

所以也有詔安腔的版本；花蓮的部分我們也有額外和馬躍·比吼老師合作，製作了阿美族語的版本。

「台灣吧」是怎麼樣完成這樣的事情？這必須歸功於「台灣吧」主要產製內容的夥伴，我們對內容、各種知識轉譯，以及動畫製成相關的技術是成熟的，但是本土語言相關的 knowhow 不是我們能夠掌握的。所以執行的過程中其實是有非常多的專家顧問、老師來配合。在台語部分很感謝阿華老師以及在這個領域非常厲害的老師；客語的部分很感謝陳明珠，還有包含徐兆泉老師等等，老師們其實幫助我們非常多。

我們執行的方式稍微比較特別，動畫、有聲書在進入錄音室錄製的時候需要額外錄製台語跟客語的版本，的確最初的 A 版本會是華語的版本，以及我們的夥伴在劇情編寫的過程主要以華語為編寫語言。所以像台語的部分我們其實不是直接拿著華語的腳本與錄音，是先把腳本翻譯成台、漢羅拼音後再由以阿華師為主的老師來錄音。通常在阿華老師錄音之前，會先初步確認音調有無到位，先由老師錄一個版本，之後再給錄音員配音。

客語的部分因為北四縣的腔調本來就是陳明珠老師很擅長的，所以是由她直接翻譯並錄製的。但是在錄製其他腔調的時候，因為不是陳明珠老師嫻熟的，會由其他的老師在錄製時同時進入錄音室來指導。

那台語的部分比較特別，我們在執行的時候第一句旁白是原本華語的劇本，我們會先翻譯成漢、台羅版本。這就是當時在執行時期的狀況。可以很簡單地讓大家了解一下社群團隊的狀況，以影片包含有聲書整體來說，本土語言版本相較華語版本的觀看數少很多，但是在社群分享次數與討論度是比華語還來得高的，例如說在臉書，我因為本語語言相關影片的產出是比較少的，若有類似的產出，相關社群會是比較樂意分享，比起華語的版本的的話。

在有聲書的部分我們才剛開始經營不到一個月，所以整個數據還不是非常顯著，可能還沒有那麼值得參考，但我們還是看到一個有趣的數字就是在基隆篇的客語版本聆聽人數是最高的。我們目前推論應該是有被分享到特定的社群或是客語的社團相關的 KOL 推薦有關連的。當然因為我們剛執行，所以我們以「台灣吧」為基礎協助這些內容曝光，實際運作久一點之後也許可以提供一些反饋。

由於執行一年多我想有一些具體，當然我們希望內容不只是做出來而已，我們希望是這些東西能夠進入市場、進入大眾。

在這當中還是有些執行上的困境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其實大概就是兩點，那第一點也可以想見，那就是成本高。成本高其實有兩個核心因素，第一個就是相關的配音員和製作動畫。有聲書我們只有一個配音員，這是沒有問題的例如台語配音以阿華師為主。但是例如說動畫會有很多角色，很多角色可能會有些的價碼其實就比較難找。難找就是物以稀為貴，他的配音員價格比較高。相對來說的錄音時間也會比較長。而且像剛才我也有提到有些錄音的時候是需要顧問在旁邊協同的，甚至要提前做額外的翻譯工作。所以我們顧問老師相關的資源也投入的非常高，這其實會使若單純完成一個華語版本跟完成多語的版本，花費的金額是相對巨大的。的確目前能夠繼續做下去大概就是靠兩股力量，一個就是團隊覺得這是有價值的，也必須要說在市場當中單純要靠熱血是沒有辦法長久的，那我們現階段今年也很榮幸能夠獲得文化部人文出版斯的補助，我們有取得一些補助的經費。但也略有可惜也知道補助款很有限，我們實際上申請到的補助額被下修了，相對來說能夠完成的量也因此有所限制。

在這個限制底下就會導出我們遇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能做出來的本土語言的內容相對有限以及目前的客群基礎，最起碼是我們能夠搜尋到的客群基礎相對還不夠。因此在這樣子的策略下，我們目前是把本土語言的所有都收攏在同一個頻道上希望能集中力量，例如說可能你是華語搜尋習慣的在這頻道上也看到本土語言，但是分眾的體驗就會變得很差，就是我們會收到回饋說：「我就只是想看華語，為什麼你們的頻道上會有客語、台語？」，這樣子的體驗會變得很差，可是你說要把台語跟客語分成獨立頻道來經營我們又沒有足夠的內容來支持頻道內容的產出，所以就陷入這樣子的一個困境當中。那我想因為時間有限，我就把一些相關的執行經驗分享給大家，謝謝大家，謝謝。

施子涵司儀

接下來是討論與回應的時間，以下先為各位說明規則。首先，與會者可以針對與談內容跟討論議題進行提問，如欲發言者請按下舉手功能，主持人將會依序點名發言，屆時請您開啟攝影機及麥克風，發言時間請以三分鐘為原則，以台灣手語為表達者，以五分鐘為原則。提問結束後，請將攝影機關閉並且將麥克風關至禁音狀態與會者可以使用母語發言，但因為是線上會議，沒有口譯設備，所以將以華語聽打以及手語呈現，今日提供的翻譯語別為台灣台語、台灣客語、台灣手語，如果您使用的語言我們無法翻譯，請見諒，請您以母語發表後簡要用華語簡要說明意見，我們會以聽打的方式呈現，謝謝。各位也能夠隨時在聊天室以文字留言方式提問，會議中將適時回應；如果您是正在透過收看直播的觀眾，也可以點選直播資訊欄內的公民意見表單，填寫對於議題及政策的意見。以上說明。再一次邀請廖元甫教授為我們主持，請各位夥伴踴躍發言。

曾橿震發言人

主持人您好，各位關心國家語言的好朋友大家好。各位關心國家語言的好朋友大家好。各位關心國家語言的好朋友大家好。首先「臺灣吧」提供相當多的人文資訊跟看法，提供台灣歷史及文化等等內容，是很好的教材。因為我有很好的經驗，我看過國中高中社會老師教社會科目時會用「台灣吧」的影片做教材，這是很好的方式。但是之前提到的問題是，現在影片的製作，尤其是本土語言方面的問題。我覺得這是教育部文化部要正視的問題。可以讓年輕人有很好的，例如意見可以討論。其實我覺得有個問題很怪，為甚麼大家可以接受電影用英文發音、看華語字幕，但不能接受聽客語台語、看華語字，這方面要請相關機關來處理教育的問題。重點是我覺得「台灣吧」堅持下去用本土語言做更多的影片，讓更多的人看到之前的文化、歷史、語言這種產業是要鼓勵的事情。所以請各部會多多支持「台灣吧」或是其他媒體平台做類似「台灣吧」的影片題材，經費方面也不要太小氣，謝謝大家，謝謝。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大家。我們現在請戴先生發言，然後顧小姐 standby。戴先生請。

戴凱序發言人

主持人您好，我是戴凱序。謝謝主持人，大家好。我們國家語言所做的工

作應該要向全世界來分享，這是台灣送給全世界的禮物。我們現在要想說我們的國家語言不是只是台灣的國家語言而已，它也是世界的語言，就像閩南語或是河洛話在東南亞以及其他地區都有在使用的語言，所以它是世界的語言。所以台灣所做的工作，不是台灣整個獨佔，我們所做出來的成果應該要能夠與世界分享。我稍微說明一下我的出發點，我在 20 年前將白話字，這個黑黑的一點的特殊字元（o）將它加入 unicode 電腦的編碼的系統裡面，所以白話字可以在電腦上被打出來，有黑黑的一點（調號），是這個工作所呈現的結果。再來就是說閩南語或是河洛話的維基百科或是百科全書也是 20 年前有幾個朋友一起做的，這兩項結果都是全世界都有辦法用，你在非、歐、美洲，只要把電腦打開就能夠輸入調號，維基百科也是可以用。用來吸收知識或是讓其他地方的人想要學這個語言也是能夠使用這些資源。我是站在這個出發點希望說台灣所做的事，不只是有國家語言的資源，讓我們自己享用而已，是要讓全世界都瞭解這是台灣送給他們的禮物。謝謝主持人。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戴先生。我們現在請顧小姐發言，那也請賴小姐 standby。抱歉，不好意思。

顧芳槐發言人

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我的名字叫顧芳槐，我的父親其實是第二場的與談人顧玉山的兒子，我很高興能夠參與這次的論壇，其實我剛從美國回來，我也剛拿到全台灣第一個聾教育的博士。台灣並沒有專門的聾教育，台灣一直是特殊教育。那有幾個問題剛好也想要提問，也提供一些建議。那我已經在美國十年了，有參與很多聾社群甚至是手語翻譯這個部分，在整個制度上面的部分我其實也都有參與到。我有幾個問題剛好想要問廖主持人這塊，手語 AI 的部分其實在美國手語 AI 有機器去學習，他們是用機器學習來做手勢的辨識跟教學，我們可以用機器辨識打出來的手勢到底對不對。因為在美國他們是用 ABC，所以他們是用字母方式的手勢拼音，我也不曉得說在台灣有沒有辦法這樣子做，因為台灣不是用英文字母的方式作呈現，所以也想問問看廖教授在這塊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因為我剛好之前也在西雅圖工作，那我也有認識一些微軟的工程人員，那他們其實也對這塊非常有興趣，所以不曉得說廖教授在這塊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第二個問題也是有關「台灣吧」的這個蕭執行長的部分，因為其實我們跟「台灣吧」一樣有申請一些政府（文化部）的補助，我們弄了一個叫做 MaxASL plus 台灣手語的一個故事網站。我們也是弄了十個台灣手語的故事，我們是套用雙語的模式來做教學，所以這塊我們跟執行長一樣也有很深的感觸。補助我們能做的真的非常有限，尤其在科技業這塊包括我們在做動畫和一些其他的東西其實都是非常的花錢。但是因為教育的東西的確是比較難回收，它的成本比較難回收，它可能是需要 10、20 年它的成果慢慢地能夠顯現那當然這塊我也是蠻有感觸這樣子。

再來就是針對丁立芬丁老師的部分，其實我跟丁老師很熟，同樣都是在從事台灣手語這塊。關於台灣手語翻譯員的這塊其實在美國他們是比較有制度去做一個執行，那台灣這塊我們是非常樂見手語翻譯員這塊尤其是最近手語翻譯員在 CDC 的這個部分或者是一些重大場合的部分，對於聾朋友提供一些手語翻

譯的資訊，然後也能夠使得他們不是只靠字幕，也靠著手語來獲得資訊。但是現在就會有一個問題，手語翻譯員在翻譯的費用上跟專業度上會受到很多質疑，包括手語翻譯員時薪的不一，也有可能會有某些單位的偏愛某一些手語翻譯員，在美國是用公司指派的方式而不是用簽約的方式。我覺得在這部分台灣是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來讓它公平化，使得所有的手譯員都能參與，我想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專業領域的部分，因為我有參與一些手譯員的工作坊，甚至是一些課程。在台灣手譯員的部分剛剛有提到，其實之前李翻譯員有提到、丁老師也有提到，就是有些手譯員聽得懂客語、台語、英語，所以他可能會希望說能夠獲得比較好的待遇等等。但是在美國並不是針對手譯員的語言能力高低，而是針對手語的翻譯品質。在美國手譯員其實分成很多等級，甚至還分成領域。在領域的部分，有分成教育、醫療、法律等不同領域，尤其最近 CDC 在醫療上有很多的名詞，例如說「莫德納」怎麼打、「AZ」怎麼打，這些就屬於醫療方面的手譯員。所以他們在每次的工作坊就會針對新的詞彙做討論，但是這不是他們自己私下討論就決定出一個新的手語來，而是由聾人團體來幫助他們所建立的。所以這是有制度的，手譯員屬於語言轉譯的這塊，所以他們其實需要尋求聾人瞭解他們的母語才知道怎麼打，或者是在聾人社群上獲取得知他們如何來定義這個新的專有名詞，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要回歸到聾人團體。定期的手譯員工作坊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有一點像在職訓練。我剛好四月才從美國回來，所以我想說能夠將我在美國看到、參與到的東西帶回台灣，那也希望幫助台灣建立較有制度化的體系，也希望能夠跟上世界的潮流，謝謝大家。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顧先生。我們現在請賴小姐提問一下然後我們再來請與談人針對剛剛的問題回答一下。等一下可能會先針對新詞這邊，這永遠都會是個問題，等一下可能要請許主播。有沒有辦法建議。我們現在先請賴小姐發言。

賴滢伊發言人

我要說的問題一樣是新詞的部分。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台灣吧」的台語翻譯，其實在做這份工作之前我也做過廖教授語料庫的工作，甚至是科技部語音、語料的部分我都有參與到。一樣是新詞的部分，我認為相關的部會應該要趕緊來解決現有的問題，因為我去年在華視台語新聞做過配音員，在這段期間新詞或是外來語這些是每天都需要面對到的課題。一面翻，一面覺得自己不是這方面的專家，這些詞應該是學界、教育界比較常用到，根本就沒有一個語言中心專門來處理專業的問題。這樣在執行面上就會變成多頭馬車，沒有什麼效率。所以新詞與外來詞的部份要請文化部或是教育部來協助我們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另外台語配音員的問題，因為我的學校是中教大的台語系，系上的老師在製作小丸子的動畫配音時就有說過，他說華語的配音人才十分的充足，但是為什麼在台、客語這方面就顯得匱乏？這會關係到我們這些做翻譯、配音，甚至是口譯的人員，在人員的協助與調動下使得一些計畫要推動顯得困難。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我們這些從事本土語言的工作者有實際上的支援，謝謝。

我稍微講一下我們在市場端的問題，例如說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兒童節目，必須要回到總體市場。你要在台灣製作華語的兒童節目都是不賺錢的，即是說做華語，華語相對來說製作的門檻比較低，我們也是先從華語做起再尋求台、客語以及其他的本土語言化。但是在台灣連做這個都不容易，以兒少節目來說，我們台灣的自製率非常低，只有 10%而已，大部分就直接買國外的版權。所以我覺得有一個最起碼的解套方案是像客家電視台，其實是有採購國外的節目，例如像剛剛提到的比如說「櫻桃小丸子」，採購櫻桃小丸子的版權後，電視台再自己進行客語配音。有沒有這種機會，最起碼我們採購類似內容、版權的次數能夠更多，像是我們有機會只做一個華語版，但是客語的翻譯及合作我們有一個專門的機構相對來說有比較多政府的資源，那相對來說客語的版本我們是能夠一起合作完成的。

的確我們現在就是獨力來完成語言版本的製作。也必須說我們非常膽顫心驚，因為我們本身不是專業，我們需要顧問老師來協助我們，顧問老師自己也會覺得應該找更專業的，然後再推薦別的老師。所以有時候可能有一集內容會需要兩三個顧問老師來協助，這樣成本就會疊加。但是因為處理本土語言版本我們也會動輒得咎，也會犯錯，那我們也只能再不斷地請不同的老師。所以回到剛剛有人提到標準性的問題，無論是我們要使用的標準，或是翻譯的標準，其實這些翻譯的標準沒有被建立，的確在我們這端來講都會有蠻多的阻礙。所以我很難說制度怎麼建立就能夠解決。

還有我們觀看的基礎群眾不夠多的問題，其實是整體性的問題。但我們內容越多就有機會獲得更多的觀眾，有更多的觀眾就能夠製作更多的內容。可是這個輪子怎麼轉得起來，或許在初期政府的支持相對蠻重要的。當然最能夠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真的有能夠解決問題的人，然後政府的支持整合它的成效，整個相關的補助、錢如何花在刀口上，整個補助的制度跟成效等等。有機會可以做的更好，當然我知道現在一直都在做，也許也是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我覺得我不太能夠馬上說怎麼樣是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因為我們執行這件事情也才第二年，我們就是把我們的困境提出來，希望大家一起解決，謝謝大家。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蕭先生。我覺得可能制度是最重要的，我們沒有希望是一個大政府幫我們把所有事情都解決掉，但是希望能夠用公家的力量，因為公家的力量才夠大，把一些關鍵的部分打通，我們會蠻希望這樣子。以後民間的力量自然就能夠進來。

施子涵司儀

再一次感謝各部會提供許多語言相關的精彩影片，而剛剛播放的是放國立中正大學手語語言學台灣研究中心提供的跨國手語合作計畫台灣手語版，與冠狀病毒有關的兒童電子故事書，相關的網址已放置在會議的聊天室以 youtube 的資訊欄內，歡迎大家多多觀看也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再次要請我們的主持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的廖元甫教授為我們主持這次的論壇。

廖元甫主持人

我們現在進行下半場的論壇我們就先請周盈成先生開始，請周先生跟我們分享一下。

周盈成與談人

大家好，我是周盈成。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從 2014 開始在公視的網站用台文寫「世界台」這個國際新聞的每週專欄。這幾年有出幾本台語的電子書、有聲書，也有教台語，現在是在做一個 podcast 叫做「毋較早講咧」還有翻譯「1984」，就是喬治歐威爾的「1994」。這些應用可能是主辦單位找我分享應用力的理由，不過我做這些事情的理念就是語言正常化。

我的主題叫做「華語國家，會使莫無？」我有一個 FB 的專頁也叫做世界台，在這裡可以看到我的宗旨，我不是在做一般的「保存母語之美」，我的重點是台語正常化、語言正常化。簡單講，這個概念就是說強勢語言可以做什麼，比如說華語、英語可以做些什麼事用台語當然也要可以。經過很多人的努力，這些事情已經不是疑問了，已經被證明是行得通的，或者是說，至少在語言的表達上是做得到的，只差在一些新的名詞及詞類的一致。問題是台語可以表達不代表這整個社會會實行，比如說我們要講國際新聞，台語的語法跟詞類其實是做得到的，問題是社會上是不是真的有這種場合，要用台語來討論國際事務呢？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在討論應用力，重點已經不是創作者本身的經驗或是實務，他有這個技術，現在很簡單都有一些工具可以查，是這個社會上是否真的有在使用？

而且剛剛我們已經有一些比較有規模的媒體或是團隊，報告他們自己的實務經驗，我做的事情應該沒有比他們複雜，所以應該沒有多於他們可以分享的經驗。所以今天難得有這個場合，我想要提出一些更加根本的問題。

本土語言的「應用」，不是我們一般人要寫什麼而已，我現在要講的這個場合是今年六月蔡英文總統接見美國的三位參議員，他們前來宣布要送我們疫苗，這個場合是蔡英文總統和吳釗燮部長他們用華語來講話，其實他們都會講英文。其實我們知道一般在國際場合有一種講法就是你用你國家的語言代表你們是平起平坐，表示你的主體性，但是他們在這種場合是講華語。這就是代表他們以及主流社會認為華語是代表我們的國家。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反正他本來就要透過翻譯啊，也是要翻成英語，所以在這個場合他們應該講台語、客語或是他們會說的本土語言，再翻譯就好了，並沒有什麼問題。這種時機就是最好的機會，但是我們沒有這麼做，代表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也反映出我們現在是一個華語國家。

我要問的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本土語言的工程是否依然在「華語國家」這個前提之下進行？台灣本土語言是陪襯還是能夠彰顯我們國家的文化主體性？復振本土語言只是要延緩死期，還是要讓它壯大到不輸華語？這是我們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這裡要提出的就是本土語言的困境的原因就是華語體制，現在國家對本土語言施予蠅頭小利，但是對於華語仍然是傾全力來推動，這樣算什麼？

我今天要說的有三點，層面由大到小，第一點牽涉到的層面很廣，應該不會被列入正式會議的具體建議當中。我最近剛完成了一篇文章刊在沃草以及世界台，我在這邊不是要宣傳只是要讓大家比較方便找到這篇文章。其實今天在這裡討論的人，大概都有一個認知就是華語到現在的獨霸是不正義、有害的，對於本土語言有害。但是沒辦法，討論到最後還是說我們要講共同語，所以最後又變到只剩華語而已。

我是想說應該要想個辦法或是提案，其實我這是很溫和的訴求，我們利用

一年將學校中本土語言和華語的授課時數對調，一節變六節，華語六節變一節，但是教學語言、升學考試措施等等的都可以再做調整。如果這樣不會馬上影響到社會上對華語的使用，我們不用先急著決定另外一個共同語，不僅是學校內的學生，連社會上的大人也會逐漸正視本土語言的相關議題。而且每一種本土語言的能力都會比現在好很多。華語是不需要大量的公家資源去培養它。

我們現在都認為說中國很大所以華語很重要，其實這個跟它是我們的國語是兩回事。如果華語是如此而重要，那我們早就都採用英語就可以了。就算現在停止各級學校的華語必修課也永遠不會欠缺華語的人才，但是我們現在華語所做的早已超過它的實用性，它是將我們的國家定位為「大中華」的一部分，藉以培養華人的身份認同。我覺得這個對於現在我們建立起文化主體性是很矛盾、很奇怪的。當然我現在講這個議題會讓大家覺得範圍太大，但是也不是立即要求政府如此實行，而是現在整個社會沒有這種想法，但是我們要從民意和政策中慢慢思考，直到有天我們願意考慮做這些事情。

第二，是本土語言不應該族群化，我們現在講到本土語言就會和族群聯想在一起，但是實際上雖然從族群的角度可以鼓勵個人去學習在傳統上與自己族群有連結的語言，但是這不代表說你只能會一種語言，也沒有阻礙你去學其他的本土語言。現在社會上有很多人的認知都將本土語言族群化，到最後只有華語可以跨族群，如果要跨族群就要講華語。其實我覺得這是華語霸權的陰謀，在人口流動頻繁的狀況下，還要先確定對方來自什麼族群，如果大家都因為這樣不敢講，到最後就剩華語可以講。

而且憑著族群、血統這種過時的觀念是不恰當的。事實上現在學校的本土語言課是自由選修，我們的「語發法」也是採屬地主義。現代國家是需要這樣做政策才能實施，但是現在社會還是停留在屬人主義，母語、本土語言混著講。母語有時候認為是來自天然族群的語言，就是你的長輩實際上說的話，華語就趁著這個機會入侵，因為現在大家的媽媽都說華語了。這種觀念都一直在擾亂本土語言的發展，實際上台灣本土語言就是相對於華語來界定的。就算你的父母一輩子都跟你說華語，華語依舊不是本土語言，這是最基本語言正義認定上的問題。

所以我建議我們在討論公共政策的時候，母語這個詞盡量不要使用，文藝上是另外一回事，我們現在在討論公共政策就用本土語言。「語發法」第 22 條規定縣市政府可以將國家語言作為區域的通行語，我們應該密切監督，不應該有任何的縣市獨尊華語而不指定本土語言作為地方通行語，甚至不讓實際上比較普遍的本土語言做公行語。台北市、新北市台語都是區域的通行語。我這篇文章有在網站上面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第三就是說要有資源，要加強基礎建設，之前第一場劉承賢教授和第五場鄭順聰先生所講的類似，要投入資源發展台語，要建立一個專責機構。在知識、資訊上要台語化，包括各種的內容要建立標準，讓大家在使用上能夠方便，要推廣等等，這些都算是語言正常化的基礎建設。但是我特別強調一點就是，這個發展台語的組織不應該再是一個族群委員會，像我剛剛說的族群和語言不是完全結合在一起的，這是我認為要注意的。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這個很麻煩，我覺得還是媒體要先把整個文化帶成是用母語，可能

會生活化比較容易一點。我們再先請夾腳拖劇團分享他們這幾年在母語跟人權方面所做的戲劇。請吳易綦團長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吳易綦與談人

大家好我是夾腳拖劇團的團長易綦，今天很榮幸可以來參加這次的論壇。夾腳拖劇團從成立以來一直在找尋我們的藝術團體定位，現在我們的三個方向就是「母語、人權、親子」。今天來和大家分享台灣親子劇團中母語劇的演出狀況，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母語演出在今天的舞台劇中消失了。大家回想一下在小時候有沒有看過什麼母語的演出？如果有，我想幾乎都是布袋戲、歌仔戲這類型的；大家再想想看現在家中孩子是否有過欣賞母語演出的經驗？有哪些劇團是用台語或是其他本土語言演出的？他們的演出是否是專門表演給孩子看的？有一些優質的兒童劇團會結合布袋戲、歌仔戲，這樣的觀念我覺得很好。但是我發現他們在唱歌仔戲的時候是用台語沒有錯，在一般的台詞上就用華語來表演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們夾腳拖劇團一開始並沒有把兒童劇場放在我們劇團的表演重點中，但是因為我很喜歡寫台灣自己的故事，在寫這些故事的時候就勢必會運用到本土語言，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為什麼後來的演出中都有台語指導的原因。而且在有了這些演出經驗後我們才知道要考慮到腔調、這是發生在哪裡的故事？故事中的人們是哪裡的人？聽得出腔調的觀眾就會對這部戲更有感覺。

這齣戲《阿媽的雜細車》就是我們和台語老師合作的第一齣戲，之前我也有做過一齣戲是在講台灣畫家謝里法的故事，因為謝里法是大稻埕的人，所以陳豐惠老師就將所有演員的口音都改成大稻埕的口音，讓整體演出更富有時代感。

但是自從我有孩子之後我發現要帶孩子去看一場以母語演出的劇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一般劇團對於孩子來說並不是那麼的友善，孩子只要一發出聲音就會造成困擾。當你帶孩子去看兒童劇場的時候就會發現母語在現在兒童劇場中已經消失了，很多父母不知道該帶孩子去看本土語言的戲劇，但是為什麼沒有本土語言的兒童戲劇？為什麼我們不敢用本土語言和我們的孩子說話、表演給他們看？

我有一個感想就是現在的生活和教育就是處在一個華語世界中。我大學的時候讀的是戲劇系，和大家分享當時我們學校的課程。大家可以看到從大一到大三有很多課裡面有「京劇動作」、「京劇聲腔」等等這類的課程，一直到大三還有「中國劇場史」，到大四的時候有一節「台灣劇場史」。我不是說這些課不好，但是對於欠缺台灣文化及本土語言的教學方式讓我感到很失望。我讀大學的時候學校還是學院制要讀五年，到了第五年的時候才總算有時間修習我喜歡的歌仔戲。選修跟必修的教學方式是差很多的，老師拿到的資源也差很多，這也連帶影響學生的學習狀況，讓我覺得很可惜。

我的哥哥是一位教歷史的老師，他之前在香港教書的時候，我聽說他是全英語的模式在教課，我就覺得要準備全英語的授課會不會很累，他就告訴我因為他是在全英語的環境長大的，他之前在英國念書，所以要他用華語來授課他反而不會。這就說明了教育的重要性，不只是知識的傳達、文化與語言的傳承。

我大學畢業之後才開始找尋有關於台灣戲劇的歷史，自己看一些學校沒教的課程和劇本，台灣文學家楊逵、張文環、林國昌、簡國賢等等作家，他們的

作品都能充分代表台灣的文化和當時代的氛圍。這是在學校是完全沒有接觸到的，我接觸到的是大量的華語和中國的作品，台灣的文學作品在劇場中是懸缺的，這樣不僅是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也影響到了我們的創作。這也能夠理解為何我們的本土語言作品越來越少，而文化跟藝術則是學習語言最好的途徑。我們的教育使得我們與本土語言的距離越來越遠，才造成它們消失在舞台上。

當我有了孩子之後我一直在想著要如何將語言找回來，我就透過戲劇的方式，大家看到的舞台劇成本都很高，像我們劇團的演出成本都是百萬以上。如果說要做本土語言的戲劇只是做幾齣而非長期演出是沒有用的，這樣只達到表言的效果而已，沒有辦法影響到孩子。所以我們用說故事的方式，將專業與技術人員的成本省下來，改成用台語向孩子說故事。

這個台語說故事的計畫並沒有任何的補助，從 2016 年到 2020 年疫情爆發之前我們每個月都不曾中斷過，陪伴了很多孩子的成長過程，甚至有的人是在媽媽的肚子裡就認識我們了。從出生到學會說話、走路，我們逐漸地在孩子的心中種下台語的種苗，真的是很感動。在 2020 年的時候我們劇團總算是有一齣全台語的舞台劇，《足久久以前，有一個尪婆》。從台下只有一兩個孩子到我們有辦法演出一齣全台語的兒童戲劇真的是非常辛苦，我們當初是投文山劇場的一個計畫，主辦單位看到我們要演出一場全台語的舞台劇也感到非常擔心，也一直建議我們是否能夠以台華混用的方式演出。那個時候我們也說或許可以試試看，但其實只是為了能夠拿到這個案子，到最後主辦單位也很支持我們。令人感動的是文山劇場的工作人員在表演之前特別用台語來向觀眾提醒注意事項，例如演出長度、劇場規定等等，他們從來沒有用過台語來做演出前的提醒，但是因為我們所以他們就將提醒翻譯成台語。

（投影片畫面）這就是我們的表演，但是也有讓我們感到挫敗的事情，就是有觀眾在購票的時候沒有注意到是全台語的演出，到了要進場之前才發現因而感到生氣，說要告我們，還說台語不是國語。為什麼他會生氣？人會生氣通常是受到委屈、不受尊重之類的。但是做一個台語人處在華語的世界裡也是常常感到委屈、不受尊重，我們劇團的行政是原住民族，但是當他聽到台語不是國語(華語)的時候他也覺得很傷心。

其實本土語言都是國語(國家語言)，但是這個觀念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雖然我們的行政不會說台語，但是他在理解我們劇團為什麼要設計出這部戲的初衷之後，因為身為原住民被剝奪的東西更多，不僅是語言、文化、土地、身份認同，失去的比平地人還要多。所以我也在納悶為什麼國外的劇團來台灣表演的時候很多人搶著要看，去國外的時候也常常看很多戲劇，而在那個時候語言都不是問題；但是為何當演出語言變成台語的時候觀眾就生氣了？我想這就是大家心中認為英語是一定要學的語言，但是本土語言更是大家都要學會的語言啊。台灣對於本土語言缺乏的就是同理心，這需要透過教育和政策的推行來改變，我們要告訴孩子說這個世界上很多人的母語是不同的，我們要尊重對方，而不是和我不同我就要告別人來證明自己是對的、要求對方說自己的語言。

教育部分我有一些話想要說，國家給本土語言教師的經費實在太少了，抱歉我講得直接，我雖然不是老師，但是我的公公是泰雅族語老師，他從這學期開始在線上教孩子說族語，一個禮拜只有早上一節課而已。但是他一個人要上七八間學校的課，他一上線就要同時教授七八間學校的學生，但是他拿到的薪資是多少？一節課 360 元而已。本土語言的師資本來就不多，結果卻用這麼少

的錢來聘具有少數專業的老師，是在消滅他們的教學熱忱，我們以為我們賺到了，其實不然。我們劇場也常常遇到這種狀況。

就像別人會認為說你們就在台上唱歌跳舞，可不可以不收票錢？有需要這麼貴嗎？其實都是消滅專業人士的熱情。

這個就是我們劇團有舉辦過的活動，像「故事雜菜羹」這是一個全台語的podcast 節目大家可以聽看看，也有獲得文化部的補助。再來就是我們用說故事的方式來說我們認為有意義的議題，這就是說「繪本暗眠摸」的故事；講完雷公的故事之後我們就自己製作道具，像閃電；故事結束後也可以做實驗；元宵節的時候做花燈、聖誕節的時候報佳音等等，還有讀書會。就是用這些比較生活化的方式把語言傳承給下一代。這是我今天的報告，謝謝大家。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吳團長。最後我們請 Umav Ispalakan 來幫我們講一下原住民這邊。他們家其實在羅那，羅那其實我去過，因為我們家在南投，所以常常開車開到最上面他們家去。到那邊你可以看到對面整條中央山脈，很壯觀這樣子。抱歉那個問候我不會講，所以我用播的（布農語）你好。歡迎來幫我們講一下原住民這邊的情況。

Umav Ispalakan 與談人

好謝謝主持人。我的家鄉真的是在海拔 1000 公尺然後有很壯闊的美景。然後我是南投信義鄉羅那部落的布農族（布農語），我的媽媽是泰雅族來自宜蘭縣大同鄉。其實我的族語能力，我剛剛聽大家分享之後我是很心虛，因為我的本土語言能力還沒有好到可以當個老師或是什麼。可是我覺得今天分享的切入點應該是說一個路人或是年輕人開始想找回族語的時候可以做哪些事情。

我從大概 2017 年底開始在網路上做粉絲專頁，就是「每天來點布農語啊！」（布農語）我希望你們能夠瞭解所以我還是講華語這個我們比較多的人聽得懂的語言。那我做「每天來點布農語啊！」的粉專，之後也順應大部分的年輕人，因為他們會有 instagram，後來也有開 podcast 因為也有蠻多朋友在用 podcast，開始用我自己可以的時間和方式來做我自己學習族語的心得以及我在學習族語的過程意識到了什麼事情，透過這些平台來輸出。

然後再教大家一次，我的名字 Umav，全名我應該要講說 Umav Ispalakan，因為我媽媽是泰雅族，剛剛這個以上自我介紹的名字把它放在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的話，他們可能覺得太擠，而且不知道哪裡是姓哪裡是名。光是在名字的議題上我就很關心，因為我總覺得語言的不正義很明顯發生在我表述自己的時候，所以大家可以叫我 Umav 就好，Umav 是我的名字，是我布農族語的名字。（投影片）這邊是我的粉絲專頁的 QR code，打一些關鍵字也查得到，然後等一下 ppt 會出現很多插畫、漫畫，那些都是我畫的，這個平台上所有插畫漫畫都是我自己畫的，這樣也不會有版權的問題因為我自己畫、自己用、自己把這些東西拿去做族語推廣和分享。你們可以看到那些卡通人物都是台灣才有的動物，所以我還沒有畫過馬、獅子這些，我都畫我們在山上會遇到的動物，像山羌、穿山甲，或是山豬。

（下一頁投影片）臉書粉專大概會長這樣，我喜歡用很鮮豔的色彩還有很活潑、歡樂的感覺去營造學族語的感受，其實是過去長期以來我們學族語的時候一直缺乏那個全族語的環境。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因為我從小也不是住在部

落，然後我的父母親是不同的母語，所以在各種狀況下導致我從小很難有完整的母語環境。所以長大後才覺得有很多年輕人跟我一樣，我們不是不愛、不認同，我們是真的需要那種動力跟熱情。所以我用插畫和漫畫以及做自媒體的方式這樣子開始做分享，這一路以來我覺得我的收穫很多也確實有鼓勵到跟我自己一樣有需求或認同的朋友。

那分專上面是「每天來點布農語啊！」可能也有族人在線上看，我先解釋我這個粉專有一串是族語（布農語）那句話的意思不是「每天來點布農語」，「每天來點布農語啊！」的族語是（布農語），我知道，但是我粉專寫那個族語是說，「我在向布農學習」，關於布農族社群、文化是我努力在學習的事情。

（下一頁投影片）我覺得在做自媒體開始自發性分享的時候，一定會接觸到大家到底怎麼去看待你的身份或是你的社群文化所代表的事情。自己做媒體之後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說，主流的媒體，包括大家可以看到電視或是新聞，你看到在講原住民的時候總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尷尬的事情。比如說，歧視、刻板印象和一些不是很恰當的標籤，這也是我開始有意識地學族語的過程中所體認到的事情。因為你不可能在學族語的時候只單純像是在學一個語言，我的出發點是因為認同、想要認識自己。當你開始認識你自己的時候你會發現怎麼好像他人認識的你，好像總是跟你自己的實際狀況不一樣。

在粉絲專頁上我會蠻主動去關心時事，無論是語言還是原住民族身份，然後用簡單的方式或是畫漫畫的方式來表達我的立場、觀點。我剛剛有聽到像客家的群體應該用客家意識的出發點去建構回應這個世界的方式，我想我們原住民族，尤其我做自媒體也想用我們的眼睛去看世界，然後讓你們知道我們眼裡的世界是什麼樣子，這就是一些反思。

（下一頁投影片）我在做粉專的同時我大概在 2017 年左右開始創作族語的 Line 貼圖，因為 Line 還是很多人在用，不管是年輕人、長輩也都有在用。那現在原創貼圖的申請程序越來越順手簡便，我開始在做創作之後的這幾年也慢慢看到很多的語推單位，還有跟我一樣志同道合想要推廣族語的年輕人也開始嘗試用 Line 貼圖的方式在分享族語。我的創作方式是這樣，我會用族語的拼音加上華語的語境，我知道有時候語言很難直翻，我在創作這些貼圖的時候，同時我也會和我的爸爸（布農語）或是長輩討論說，如果這個語詞在華語大概是什麼意思、感覺、情境，就再把它搭配華語。你會發現其實我的企圖並不只是想和我的族人分享族語，我會使用到華語或是英語，一方面是期待說不是布農族的朋友他們也有一些管道，友善、輕鬆、開心地來認識我在學習的事情或是認識布農族語。是有蠻多朋友跟我說，他們這樣接觸族語的方式還蠻可愛，而且可以在聊天當中淺移默化，買族語貼圖送禮自用兩相宜，用一用還可以買來送給朋友，在聊天的時候出現布農語。這是我以前比較沒有想像過的事情，以前並沒有想像過在平常教室上課、考認證的企圖之外，還可以輕鬆地把族語掏出來使用。我想要營造不同的原住民族的年輕人或者是非原住民族可以在一個很輕鬆的氛圍之內使用族語。

（下一頁投影片）這是我的 Line 貼圖創作，目前已經出了幾個系列，打關鍵字應該就能找到，就在原創貼圖那邊打「每天來點布農語啊！」。其實台灣手語也有出 Line 貼圖喔！所以各種語言都可以嘗試用這樣的方式在網路跟社群軟體上面做串連跟分享。歡迎大家參考，上去打「布農族山羌先生」、「布農族山豬先生」，你應該可以看到我的創作。其實做 Line 貼圖目的也是希望可以

曝光。

Umav Ispalakan 與談人

做 Line 貼圖主要還是分享理念居多，可以跟你的朋友很輕鬆地來使用。剛剛說用自媒體會期許說用這種多元的方式要有意識地輸出。所以其實在發表每一篇貼文背後都會有想要傳達給大家一些可能比較政治正確，比較是站在我們族人的立場的想法、事物。當然這當中我會努力插入族語，我就是用這種見縫插針的方式，在言談間、插圖間我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慢慢記住這些單字。像 ppt 上面出現的（布農語）就是出力的意思，如果你要跟布農族人講「加油、出力」你可以講（布農語）。

（下一頁投影片）以上這些也是在粉專上可以看到的創作，請再繼續按下去因為它是圖表。這些是一些比較實用性的對話，這邊要講一下，因為官方教材有時候在準備考試或認證的時候可能真的會需要用到，比如線上「族語 e 樂園」，可是我會想說有些教材內容比較正經，或是生活中不太會用得到，我就會去問我的爸爸我想要用到的單字。比如說「你有多少朋友？」我可能就沒朋友所以就回答說（布農語），有蠻多朋友跟我分享說這種方式還蠻實用。

（下一頁投影片）這些就是前陣子防疫期間就是希望能夠一起宣導防疫的觀念，我用族語加上英文，因為有一些國外的朋友他就問我說這些可愛的插圖是在說什麼，這些在粉專和 IG 上都看得到，「請保持至少兩隻山羌的距離」，這個對我們來說就是很具體的形容方式等等，（布農語）我問過我爸爸，他說就是要這樣子說。

（下一頁投影片）這也是繼續防疫，好好戴口罩。（下一頁投影片）這是疫情期間有一些人跑到山上去玩，突破部落的封鎖線，這個時候就勸大家不要這樣（布農語），不要這樣，我們大家一起防疫，不要跑到人家家裡去玩。

（下一頁投影片）這個就是回應前陣子新聞，謝謝立陶宛有捐贈疫苗給我們，那他們有講一句很經典的話，所以我就當下直接跟我爸連線在 podcast 上，我的 podcast 叫「Umav 如何了」，我就用 podcast 即時連線我的父親教我說這句話用母語怎麼講，所以他都有即時的教我。也就是配合時事去翻譯一些簡單的句子，除了我自己可以學習之外，我也可以一起分享給學習族語的朋友，然後覺得可以跟時事互動是蠻重要的，這類型的族語分享貼文通常會有比較多的互動次數。

（下一頁投影片）這個就是之前「大排長榮」的事件，我那個時候就教了一個很簡單的單字（布農語）就是布農語中「卡住」的意思。搭配時事之後我有很多非原住民的朋友就因此記住，卡住叫做（布農語）。

（下一頁投影片）這個也是手遊那時候很紅，珍妮佛羅培茲一直被攻擊，所以我就畫了一隻，你會發現我就一定只畫台灣會有的動物、特有種。像這隻是石虎，我就畫石虎小姐講出布農語（布農語），就是「請不要攻擊、毀謗我的村莊」，就是做這樣子的翻譯，這篇的互動數也是蠻高的。

（下一頁投影片）這個是因為我愛看漫畫，前陣子「鬼滅之刃」這個漫畫很流行，因為裡面有一個女生她一直咬著一根竹筒，因為有一些淵源，所以我就聯想到竹筒飯，把竹筒飯布農語怎麼講（布農語），我就把它畫成一個女生咬著一個竹筒這樣子的漫畫，有看過漫畫的人應該懂我這張圖的梗。

（下一頁投影片）這就是祝福的話（布農語）「好好活著！」就是布農語裡面可以這樣子跟人家祝福。這也是跟其他插畫、粉專合作的內容。

(下一頁投影片) 其實都可以在我的粉專上找到, 然後我真的覺得開始做自媒體以後, 你開始有機會要跟其他平台互動, 然後會發現其實很多非原住民的網友很關心我在做什麼, 尤其是講台語的人, 真的, 有的人甚至會在我的文底下留言白話字的留言, 就是台語的留言。幸好我看得懂因為我大學的時候有修過一點白話字, 那大家會共同去關注本土語言流失的原因跟脈絡, 我會希望學族語是一件輕鬆、快樂的事情, 然後營造使命感, 不希望大家去遺忘歷史的結構跟成因。所以有時候我會做一些比較嚴肅一點的漫畫, 雖然它的主題比較嚴肅, 但是它的流量在我的貼文中也算是前三名的文, 所以我會發現其實會關心語言的人自然會關注到這些議題。這篇的觸及率, 關於為什麼我們的長輩也不太說族語的觸及率我記得也有大概 20 幾萬, 我有點忘記但就是很高,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必要繼續去談跟分享的事情, 看你是用怎麼樣的風格跟方式。

(下一頁投影片) 還有談白色恐怖期間發生的事情, 還有過去在威權時代被消失的那些歷史, 有談吳鳳銅像被拉倒的事件、228 消失的原住民菁英, 我也用漫畫把它畫的很可愛, 但是如果仔細去看那些文字就會發現其實我要講得是蠻嚴肅的事情。這樣子的分享方式也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 我繼續保持這樣的方法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蠻不錯的嘗試, 我也會把族語、族人正名的議題加入在這些貼文裡面。

(下一頁投影片) 這句話是(布農語)「以為你都知道」, 這個也是分享身份認同的貼文裡面畫的插畫, 這也是我畫的。

(下一頁投影片) 這是老生常談了, 在學族語的過程, 我還是希望社會大眾, 98%非原住民的人可以和原住民族人一起學習多元文化的敏感度, 可能平常說「我愛原住民」, 但是有事沒事還是講一些歧視或刻板印象的話。我們也不要說忍耐, 用自媒體可以幫助我們出聲的一個方法, 也可以有機會去影響到傳統媒體或是平常沒有機會接觸到的那群人, 所以不要只有(布農語)這個就是布農語「忍耐」的意思。

(下一頁投影片) 這是粉專裡的貼文內容, 然後這是我的 podcast「U mav 如何了?」大部份我還是用華語, 但是裡面有非常多族人的對話跟元素。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可以繼續在我的平台上看看我還做了哪些事情, 謝謝。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 U mav。不過妳的 Line 貼圖要用 bagkaa 才找得到, 如果是要找作者的話。

U mav Ispalakan 與談人

對, 因為這是我的, 可是可以打關鍵字, 打「布農山羌先生」還是查得到這樣子。

廖元甫主持人

這樣可以查到一個, 但是要用妳的帳號名字才可以。

U mav Ispalakan 與談人

對, 謝謝主持人提醒這件事。

廖元甫主持人

好，我們現在要準備進行討論。請司儀再講一下討論的規則。

施子涵司儀

好的，謝謝主持人。並且由我再次提醒大家發言規則。與會者可以針對與談內容跟討論議題進行提問，如欲發言者請按下舉手功能，主持人將會依序點名發言，屆時請您開啟攝影機及麥克風，發言時間以三分鐘為原則，以台灣手語為表達者，以五分鐘為原則。提問結束後，請將攝影機關閉並且將麥克風關至禁音狀態與會者可以使用母語發言，但因為是線上會議，沒有口譯設備，所以可以以華語聽打以及手語呈現，今日提供的翻譯語別為台灣台語、台灣客語、台灣手語，如果您使用的語言我們無法提供口譯，請見諒，請您以母語發表後簡要用華語簡要說明意見，我們會以聽打的方式呈現，謝謝您。各位能夠隨時在聊天室以文字留言方式提問，會議中將適時回應；如果您是正在透過收看直播的觀眾，可以點選直播資訊欄內的公民意見表單，填寫對於議題及政策的意見。以上。再一次邀請廖教授為我們主持，請各位夥伴踴躍發言。

廖元甫主持人

我們先請劉承賢先生發表一下。下一位請林仰民先生。

劉承賢教授

大家好。我是有一個問題想要聽周盈成先生的看法，因為他覺得傷害最小的提案是在學校裡面本土語言和華語課程的時數對調，我想這會馬上遇到一個問題讓教育部的公務人員傷腦筋，這樣是不是造成有很多華語的流浪教師？這樣該怎麼辦？因為時數變少，學校就不需要這麼多教華語的老師，那這些問題下產生出來的流浪教師該怎麼辦？另外周先生也提到，要求官方政府在正式場合使用本土語言，我認為這非常具有正當性，但是這些意見也無法直接傳達到這些官員的耳邊，或者是他們聽了之後覺得不需要。所以是否有具體的動機讓這些大官這樣做呢？我會問這兩個問題的原因是因為，我認為很多想法都很好，放在國際上也很具有正當性，但是放在台灣的脈絡來看也知道我們的人民不一定像國際上這麼進步。那我們直接衝擊到的事既得利益者、主流民意，還有要顧及民意的政府。所以不知道周先生是否有適合的作法或想法讓政府來接受、採用？謝謝。

廖元甫主持人

這個就直接請周先生來回答他的問題，也順便跟政府要求一下。

周盈成與談人

聽到這個問題，流浪教師就輔導轉業啊。我剛剛有提到說不是立馬要求什麼政策就能夠，沒有一個政府敢去做超出民意或是主流社會所期待的事情，政策與民意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比如說一週一節的本土語言課進到學校之後，社會有開始慢慢地改變了。關於華語的部分，我一直強調要注意這點，華語不會這樣就在社會上消失，現在對於一般人來說華語還是很實用的語言，因為中國的影響力那麼大等等。照這樣來說，華語是一個大家都要會

的語言，但是不需要政府投入這麼多的資源來培養以華語為主的國民意識。說到流浪教師，講實在的我並不清楚，因為本來就是政策在執行後自然會有人受益、有人權益受損，但是如果政府願意花比較長的時間輔導他們去教台語或客語，這是比較實際的作法，但是我不是那麼清楚。另外一個問題，如何讓政府官員說本土語言，我覺得這是比較簡單的，這可以隨時做的。如果常常透過民意去要求他們，勢必會形成壓力，但就要端看這個壓力夠不夠大。大概是這樣，謝謝。

廖元甫主持人

好。林仰民先生上線來了嗎？我們下一位請王小姐 standby。

林仰民發言人

我今天其實有蠻多問題想要問，但是還是先回歸到今天的應用面。那我想講一下 AI 機器的這部分，如果以原住民族群 16 族來說，就以目前布農族來說好了。因為你要建置一個語料庫，因為它還是建置在一個大數據的資料庫之上，那就我們布農族好了，光是文字化的部分我們連字母都還有人在吵說「我們不要用教育部頒發的考試用的字母」「我們應該要用教會的羅馬字母」。其實我們現在族裡會用到的發音在教育部與教會的系統上差異根本不大，只有兩個地方不一樣而已，就是現在教育部寫的那個「ng」的音；教會早期是只有寫「g」這個部分。但是這部分一直都沒有被確定起來，我現在講的只是文字的部分，文字的部分都還沒確立起來，那現在就在吵說我們現在有在講話的，其實應該有六個群啦，還是有人覺得是五個群就是郡群（Isbukun）、巒群（Takbanuaz）、丹群（Takivatan）、卡群（Takibakha）、卓群（Takitudu）這五個。光這五個族群其實在文字化是一樣的，唸什麼音就寫什麼字，但是現在就在吵說你哪一個群就要用自己的字，我要用巒群的文字，其實根本沒有意義。因為我們都是用拼音，所以根本沒有差別，但是光是在我們討論的時候一直爭吵不休，所以導致我們現在的語料庫還很缺乏。

雖然現在有布農族語的字典上面使用的都是郡群族群發音的單詞，還是缺少其他語群的補充說法。就算這樣，我們的族語字典上被收錄的單詞量也很少。所以我想要請原民會這邊，因為其實我參與了這麼多場以來，原民會是不是都沒有回答問題？我希望原民會可以發表一下，就包含書寫的標準化以及語料庫的建置進度，我也希望原民會可以督促一下你們的語言推動組織去做全面性的意見搜集與討論，讓更多族人知道要寫出我們的語言可以用哪些系統來書寫，那現在政府用的是教育部頒訂的這套，那你們的想法是什麼？我覺得要先把基礎確立後，再進行各式各樣的工程，比如新創詞的訂定，在這方面一直都為人所詬病，像網路在布農族語叫做（布農語），這個字的原意叫做「蜘蛛」，請問蜘蛛跟網路的關聯性在哪？所以我其實不懂當初為何要頒佈這樣的新創詞？會造成很多年長的族人的誤會。就希望原民會可以發表一下對於語料庫的建置、字母的標準化目前推展進度為何？然後各語言推廣組織之間的聯繫以及教育部的聯繫目前做到哪裡？以上，謝謝。

廖元甫主持人

好，因為還有四個人在排隊，所以我們最後再請部會回答。我這邊是覺得台語也有同樣的問題，台語也是三派人在那邊吵半天，有的堅持純漢字、有的

堅持純拼音、有的人主張混用。目前對 AI 來講不是問題，但還是要有一個標準化。就是說 AI 可以擴充，但是最好還是有一個標準化這樣子。之後還是要有人出面當壞人，像台語的話就全部推給教育部，就以教育部的為準這樣子。至少內部要是標準的，至於外部像教會的羅馬字、白話字、漢字我們都接受，但是在內部還是要有一個標準的。我們現在請王小姐發表一下。後面我們請顧小姐 standby。

王薈雯發言人

你好。大家好。我是王薈雯。今天我針對應用力提出幾點看法，第一點就是在生活方面台灣各種文宣應該要有各種國家語言的版本。第二點，政府應該要設立獎勵機制來鼓勵各行各業使用本土語言，比如說從服務業下手，針對大型的觀光飯店、連鎖餐廳，除了菜單宣傳品等硬體設備要加入國家語言之外，如果有服務人員能夠提供相關的語言服務應該將其標示出來，讓消費者知道說政府有在推動本土語言的普及化。這不單是在提升應用方面，也連帶提升語言的尊榮感的作法。這很重要，也是剛剛提到的要走出同溫層讓大家知道政府是很重視這項議題，所以我覺得開始獎勵服務業是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也是剛剛有提到，對外在觀光服務的方面不僅只針對國內民眾，因為台灣是一個多語國家，有很豐富的語言資源，現在也有國家語言發展法，本土語言可以作為對外宣傳的重點，讓世界知道台灣是一個多語的國家，比如說「滷肉飯」這個是台灣很有名的食物，但是大部分外國人只知道華語的唸法，因此可以逐漸地從觀光方面著手。

早期有人在日本發現他們貼出台語版的提醒語和告示等牌子，既然有日本這麼友善的行為，我覺得我們的外交單位可以主動向其他國家提出合作，讓國家語言可以對外，而不僅僅是對內。

最後還有一個重點是在這個論壇鮮少被提起的，上半場有很多人提出語料庫以及制度化的問題，都提到需要有專門機構來負責。我認為台語需要台語委員會來整合資源，以政府的力量做全面性的規劃，起初會有人質疑說這會不會是屬於族群的委員會，但是剛剛周盈成先生提到的有解決了我的疑問，這不一定要是屬於族群的委員會，是屬於語言的委員會。我們要讓台灣人都知道我們都必須要學會一種以上的本土語言，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看法？我不是一個以客語為母語的人，不過因為當初客委會制定一套完整的規劃，讓我在學習客語的時候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有電視節目可以收看、有流行音樂可以聽、有線上課程等等可以滿足我的很多需求，很多實體的活動可以參加讓我很順利把客語很快地學會。目前我聽得懂九成的客語，也看得懂客語字。所以我覺得需要有台語委員會來整合資源幫助台語工作者更順利地推動這些事情，以政府的力量來完善這個制度。以上是我的意見，謝謝大家。

廖元甫主持人

我們現在請顧小姐發言，請謝先生 standby。

顧芳槐發言人

我剛剛也看到 Umav 的分享，這個是年輕人的創意，我覺得非常好。我在美國也看到很多年輕的聾人他們有非常多的創意，並且用這些創意來發聲、文化傳承。手語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說手語沒辦法用書面或是照片來做一個呈

現，它其實是動態的。我們最近有看到很多像是手語繪本等方式，但是繪本會發生一個課題是在演示的過程中需要透過手譯來傳達，如果沒有一個人透過手譯的方式來講故事其實是沒有用的。其實我們也在推動手語的故事是以手譯員透過打手語的方式來呈現，而不是用翻譯的方式。像比如說很多地方是有繪本，但是他們是用翻譯的方式來做。

在美國其實聾人團體的勢力是非常強大的，他們的自主意識也很高，所以他們在發展有關手語故事甚至是手語詩詞並不是從英文翻過來，就像我們以前讀的唐詩等等從華語翻譯成手語，他們是從手語開始創作，再翻譯成英語或華語。其實我們也需要來推動這塊，去保留台灣手語最原始的這塊樣子。我覺得對於復振台灣手語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從培養新世代開始，像美國就有一個針對從小將聾童培養成群體中未來的領袖的計畫，他們會栽培出不同領域的博士來帶領他們的群體或社群。所以在國家語言法的推動下我們會希望能夠培育這些聾童，甚至是讓聽人的小孩也能夠理解手語這塊，在聾童這塊，他們也可以經由啟聰學校的受教過程來認識自己的文化。

其實有 90%的聾童是出生在聽人家庭，他們一生下來是沒有自己的母語的，他們的母語不存在於他們的原生家庭裡面。所以有很多歐洲國家立法規定當你的小孩被診斷為聾童或是重聽的時候，他們的父母就必須要去學手語，並且在家使用手語。我知道在台灣這樣的觀念還需要一些時間去磨合、更正，去跟家長說明，畢竟手語長期以來一直被認定是第二個替代的語言，所以他們是以口語為第一語言來學習。像這一塊在國家語言法是需要文化部來注重的，雖然常常聽我在講「聾或是重聽」，其實在美國他們也不太用聽障這個字了，甚至有很多州立法禁止使用「聽障(hearing impaired)」這個字，他們只能用聾(deaf)或是重聽(hard of hearing)等字。這方面的正名運動在初期其實是跟原住民的正名是有點像的，只是台灣手語跟聾人這邊我們是起步比較慢，所以希望能夠慢慢跟上，謝謝大家。

廖元甫主持人

現在請謝先生上來發表一下，然後請楊小姐 standby。

謝嘉軒發言人

大家好，我不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我想要就我自己的經驗來回應兩點。第一點是接續剛剛有人提到本土語言國際化的問題，像我自己的泉腔屬於比較少數的腔，我最近有加入一個社團並在裡面認識來自不同國家使用閩南語的朋友。我發現現在全世界要學習閩南語，擁有最多資源的地方就是台灣，很多資源都是從台灣提供出去的。關於輸入法，只有台灣有比較完整的輸入法，有很多人因為不熟悉拼音系統，所以在學習過程中比較難去修正。目前的輸入法都是按照教育部所寫的，但是教育部有一些區域腔的標音是錯誤的，希望目前可以再讓整個系統更加完整，讓我們在糾正自己錯誤的時候比較容易。第二點就是我之前也曾經參與過主持人的語料庫計畫，有沒有考慮過從別的國家搜集閩南語的語料進入語料庫當中？我要講的就是這兩點，謝謝。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我們先請楊小姐答完，之後再請張先生來幫忙回答一下剛剛提問的

問題。楊小姐請。

楊發言人

大家好，我是與孩子說台語的家長，我在這裡要向政府提出幾個意見。第一，我希望我們的媽媽以及兒童手冊中可以有一些母語意識概念的東西可以印在手冊上。因為我是在參加民間的台語親子社團才知道講母語的重要性，如果我早一點知道這個觀念我就在孩子從小就對他們說母語，但是我是在他們三歲半的時候才加入台語親子社團。所以我希望文化部可以跟衛福部合作，在這些手冊上面附上關於母語意識的概念簡述。現在孕婦手冊上面有餵母乳的好處，卻沒有說母語的好處，我希望文化部可以密切地和衛福部合作，從孕婦開始推動母語意識的建構，以上是我的建議，謝謝。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我們請張先生幫忙回答一下。麥克風要開一下。

張捷明發言人

感謝文化部對各母語的支持，近四年都有母語出版、影音的一些補助。我希望各部會也能夠比照提供更多的支持。文化部對於母語的投入是比一般華語多很多，比如說 AI，華語的資料庫太龐大了，所以我現在用華語來講的時候，逐字稿就同時出現了；如果我用客語來說的話，卻無法達到跟華語一樣的效果。所以希望國家對於本土語言的 AI 發展能夠有更多的支持，客家族群也同時要加油，我們提供的詞彙量可能還不夠。

第二個，我們國家在對於各種母語給予各種補助與支持的時候，比如說我們寫一篇文學文章給政府單位去發表的時候，我們的字幕翻譯會更難，不像華語能夠即時同步產生字幕，所以我們在用母語發表的時候，文字的紀錄速度真的是慢很多，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產生不平等的關係。

另外我講一個問題，自從有了客家電視台之後，它非常努力在執行它的任務，但是其他各部會卻將所有有關的工作全部丟給客家電視台或是客委會來承攬、處理，其他部會、電視台就不再出現客語了。是不是國家在發展本土語言的時候能夠採取全面且均衡地發展？在其他電視台挪出固定時間安插各個母語的單元，以免造成想看客語的人只能去客家電視台，但是其他對客語沒興趣的人就不會主動去收看，如果在每個電視台都有安插一些客語單元節目，勢必能夠讓對客語沒那麼有興趣的人也能夠耳濡目染，這是我希望政府相關單位可以努力去做的，在這方面我的發言到這邊，謝謝。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最後剩下一點時間我們想請各部會回應一下關於今天提出的問題，我們從原委會開始，回覆有關統一性的問題。

陳志誠科長

不好意思我這裡沒有螢幕。（原民語）你好，大家好，我是原民會語言科的科長。其實針對剛剛林先生提到的問題，我有先在聊天室裡回答，因為他提出的問題很多，這邊我就先針對兩項來回應。目前事實上我們的語言文字，就像剛剛主持人有說過，不管是華、台、客語，這些語言的文字其實一直都會有

爭議，都一直在做滾動式的修正。那原住民的書寫系統在 94 年的時候是有跟教育部一起公告，老人家以前是用羅馬拼音來學聖經，所以其實這部分一直在協調，就目前來說還沒有達成共識。

就剛剛布農族語的音來說，目前也正在討論，我想應該很快就會有共識。等到達成共識之後，我們會連同 16 族最新的修正方案一起公布出來。關於語料庫的部分，剛剛的林先生之前好像也有在布農族語的語言推動組織工作，所以您會比較瞭解語言推動工作。那語料庫的部分不只有 16 族的語言推廣組織在努力，我們在全國 26 個縣市還有鄉鎮區公所我們都有放語言推動人員總共 152 位，他們每年必須搜集語音、影音的資料庫，這些資料庫會連同語言推廣組織送到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來後製成語料庫。再來除了這兩個搜集管道之外，我們一直有在公部門推動一個計畫叫做「公文雙語書寫」，也就是以族語來書寫，將正式的公文翻譯成族語。這個也是未來我們語料庫的一個素材之一，在未來我們也想推動在原民台這邊的族語新聞，包括教育部這邊辦理的文學獎、民間自製的教材，這些都將在未來作為語料庫的資料，以上說明。

廖元甫主持人

我們謝謝原委會這邊的說明。那再來我們請部會看能不能針對今天的提問來做回應。是不是先請文化部陳司長先。

陳瑩芳司長

好，今天很謝謝主持人廖教授，所有的專家以及關心國家語言發展的朋友特別撥空來參與這個論壇。大家可以互相理解，一起來討論如何保存、推動、應用我們的國家語言。那今天討論的議題是「應用力」，剛剛大家都非常關心如何搜集、建立語料庫等等，這個都是對於應用力很重要的工作。剛剛原民會陳科長提到的還有我剛剛其實有注意到客委會也有在聊天室提到客委會這邊就語料庫也有和教育部在合作，在新創詞的訂定也有在討論相關原則。所以其實各部會先在都有一些進度並且在努力當中，如何去整合各部會的努力？事實上還有許多工作要去進行和發展。這是需要一個專責機構，我想這還是需要進一步去討論，我們也會把相關的意見記錄下來。

第二個，我想大家也很關心這個供需的問題如何去轉動整體的齒輪，這個在國家語言發展法的規定裡以及這幾次會議當中都可以注意到不會僅僅是文化部一個單一部會可以完成的，事實上需要透過多個部會一起整合才能夠推動，這個涉及文化、教育、交通、家庭、社區、學校等等。我們舉例來說，明年其實本土語言會納入 108 的課綱。我們在課綱的討論當中除了在教育的現場之外，它還是有很多學習資源。所以剛剛與會者也有討論到我們文化部就會有一個語言友善環境的補助要點，在語發法的第 13、14 條裡面有提到在出版、影視等等，在小說、戲劇，像今天有提到的 podcast 等等其實這些都需要積極的誘因來擴大需求市場，大家才能共同努力來轉動這個齒輪。所以我們很希望各部會都能一同參與討論，所以今天的討論實在是很精彩，我也學習到了很多，很謝謝大家提供的意見，我們都會寫下來。接下來明天是最後一場，也很歡迎大家繼續參加，大家一起努力，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

廖元甫主持人

謝謝，那我們能不能也請客委會發表一下？然後再來可能要請教育部講一下。

邱婉清科長

（客家話）這裡有這麼多關心本土語言的朋友提出這麼多建議，今天會把全部的建議都記錄下來，作為未來相關的政策推動的輔助，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廖元甫主持人

好，謝謝。那教育部這邊可不可以也發表一下？

吳佳芬專員

大家好，我是教育部的代表。大家好我是教育部終身司專員，針對剛剛聊天室裡有與會者提到台語常用辭典的一些建議。那因為我們教育部所訂定的推薦用字拼音及常用辭典主要原本是希望能夠讓台語教學能夠順利。近來也針對詞目跟新詞有做一些增收的規劃，針對聊天室裡頭這些參與者的建議以及論文篩選的建議還有教材等等的建議我們都會轉知給部內相關的單位做參考，以上說明，謝謝。

廖元甫主持人

好，謝謝。最後再請問一下與談人或與會來賓有沒有想要發表一下？有些部會代表有沒有要發言？或者原住民代表有沒有要發言一下？

丁麗芬與談人

我是丁麗芬，請問我可以簡短地說一下嗎？

其實有三點，一個就是希望文化部可以設立台灣手語復振推廣委員會，這麼一個專責的機構。因為客語、原住民族語還有台語我們都看到有一個比較專責的機構在負責。手語目前來說只有民間團體自己悶著頭在做，就沒有一個比較正式的專責機構來負責推動跟保存台灣手語的文化。這個大概是我對文化部的建議。

還有將來希望在政府還有私人企業在遴選或招募工作人員的時候如果能優先錄取會手語的聽人，那就可以打造友善的環境，那就會激勵更多的人去學習聾人的語言。

最後一點就是，我還是希望大家對手語要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因為聾人溝通，他的語言其實可以有口語，也可以有手語、文字。但是因為語言訓練的不同，都會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因為聽力減損，當然比較有效的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視覺語言手語，就是視覺圖像語言。那因為手語它可以透過圖像的描繪，很生動地將意思表達出來。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說我們不希望有文字的東西在我們的手語裡面出現，專有名詞例外，這個是比較深一點的問題，我們今天當然沒有時間再討論這個。那我也希望說現在手語列入台灣國家語言，那也期待能夠提升手語的能見度，將手語的應用作為國家語言的發展重點項目。因為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推廣，一直希望大家能來學手語，我期待著將來有一個觀念更開闊，科技也更進步的手語國家，每一個人就把手語列為他的生活語

言，謝謝。

廖元甫主持人

好，謝謝。那與談人還有沒有意猶未盡的？或者還有部會想要發表的嗎？假如沒有的話，我再做一個最後的總結。我這個總結當然是跟今天有關，不過也有一些這幾場聽下來的一些想法。第一個，我們現在有國家語言發展法的通過，終於把國家語言的限制解除掉了，這個我記得很清楚，當初為什麼台語會整個掉下來，就是當初限制媒體不能用台語，整個時數就壓到大概剩一、兩小時，所以年輕一代就整個都不會說了。既然我們現在沒有限制了，我們就要把制度建立起來，就是說怎麼樣用一些公家的力量把它的關節打通讓民間自己可以上來，要不然大家都做得非常辛苦。尤其我們今天有很多年輕一輩的，這些東西就要靠年輕一輩來努力，我們老一輩的就要想辦法把環境設好，讓他們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另外，我們目前以語料庫來講，我們的科技來講，這目前都還是多頭馬車，每個部會都沒有統一。比如說，台語現在是教育部終身學習司在做的，客語當然是客委會，原民語之前也在科技部討論，現在又跑到教育部討論，很亂就是了。整個資料庫沒辦法交換，就目前大家都各做各的，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劃、規範。所以這個可能要拜託文化部主導，因為既然國家語言發展法是他們主導的話，要請他們多費一點心力。至少內部制度統一，把新詞弄起來。最後一個，我要呼籲一下，其實現在台語、客語、原民語的人才都非常稀少，其實這些人是稀有資源，既然是稀有資源，在請他們幫忙做事情的時候至少要有專業加給，也可能要加多一點，因為這個實在是非常地缺乏，我們做台語，聽或說也許還可以，但你要找人把它寫下來、打下來，這個就很難。客語情況也是一樣，原民語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大家要善待這些稀有的資源。其實像我現在有直接養兩個台語專任助理。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只能進行到這邊，大家繼續努力。謝謝大家。

施子涵司儀

今日的論壇已順利結束，感謝各位夥伴的全程參與，謝謝大家。再次向大家預告，除了分場論壇外，我們還規劃十五場的推廣活動，第一場推廣活動

【母語做點心】好客西點 DIY 預計於 8/18(三)正式與大家見面，敬請期待，也請密切關注我們的請隨時關注 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官方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再一次感謝您今日的參與！請各位直接退出會議視窗即可，系統將會自動記錄您的退出時間視為簽退，感謝您！